

夢

卡达耶夫等著

目次

卡達耶夫

劉伯誠將軍

夢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

小笛和水罐

兩座堡壘

他們兩個人

法捷耶夫

「小鳥」

斯達夫斯基

英雄故事

一

一二

二七

三七

四六

五四

五八

邵洛霍夫

在頓河流域

九六

伊凡諾夫

負傷者的故事

一〇五

穿過火網

一一六

吉洪諾夫

自由的搖籃

一二五

威爾塔

北極圈外

一三三

瓦希列夫斯卡

黨證

一四二

一個德國兵士的日記

一五四

迪布里洛維奇

游擊隊的女兒……………一六二

柯洛梭夫

從波列斯來的小姑娘……………一六八

韋錦斯喀亞

瑪麗……………一七六

楊波爾斯基

冰基……………一八四

尼其廷

偵探……………一九一

蒲斯托夫斯基

荒原中的小站……………二〇〇

韋林斯基

梅海爾……………二〇九

倫柯夫

二一四

小皮鞋

格洛斯曼

二三一

老人

E · 柯諾寧科

二三一

妻子

G · 費什

二四一

罐頭盒子

二四八

後記

## 夢

V · 卡達耶夫

夢是人生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可是到現在科學還沒有斷定夢是什麼東西。在舊百科字典裏寫道：

「關於此種情況來到之近因，唯假設始能言之。」

我準備把這本厚書合起來了，因為關於夢的肯定的答案，一點也再得不到了。可是，這時我在旁邊的一欄裏，看到幾行關於夢的絕妙的解釋：

「夢用藝術寓意的表現成一個肩後長着蝴蝶翅膀和手中拿着小罌粟花的人形。」

寓意來救科學來了。

幼稚的，可是美麗的譬喻，把我的想像打動了。

我想述說一件值得保存到歷史中的驚人的夢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一部分混亂的紅軍，放棄了察里津，就開始向北方退却。

這次退却，繼續了四十五日。指揮部所統率的唯一的有戰鬥力的部隊，就只有五千五百名的布丹尼的軍團。同敵人的力量比較起來，這數目是貌不足道的了。

但是，布丹尼執行着戰鬥命令，掩護着退軍的後方，担任着敵人的一切的襲擊。

可以說這是延長數十晝夜的一次戰鬥。在極短的休息中，無論吃飯，無論睡覺，無論洗臉，無論解鞍，都不能好好兒去作。

夏天是非常的酷熱。戰鬥是在比較狹窄的地帶——在沃瓦河和頓河中間發生的。但是，戰鬥員們常常整日夜沒有水用。戰鬥情況不允許離開所担任的方向，就讓費半點鐘工夫，到幾哩遠的井跟前去一下都不可能。

那時水比麵包貴。時間比水貴。

有一次，在退却開始的時候，他們在三日夜之中，打了二十次衝鋒。

二十次呵！

在不斷的衝鋒裏，戰鬥員們把嗓子都叫破了。他們砍着，從那乾透了的嗓子裏，連一聲也喊不出來了。

可怕的景象呵：騎兵衝鋒，肉搏，砍殺，舉起的馬刀，歪扭的，淌着髒汗的臉——可是一聲也沒有……

很快的在渴，啞，飢，熱的痛苦上，又加上了一種新的痛苦——同不可克服的夢魘奮鬥的痛苦。

滿身灰塵的傳令兵，帶着報告跑來，從馬鞍上落下來，就在自己的馬腿跟前睡着了。

衝鋒完結了。

戰鬥員們都勉強的騎到馬鞍上。再沒有一點能力同夢魘奮鬥了。

到晚上了。

夢魘把眼睛閉上了。睫毛彷彿帶了磁性似的。眼睛入睡了。灌滿了沉重的，不動的，好像水銀似的血液的心臟，慢慢兒停滯起來了，同時沈重起來了的手，也停滯了，忽然落了下來，手指鬆開了，頭在擺着，軍帽都滑到額顱上了。

夏夜的微藍的夜幕，慢慢兒在那鐘擺似的在馬鞍上搖晃着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上落

下來了。

團長們都到了布丹尼跟前。他們等待着命令。

「大家都睡覺去，」布丹尼說着，強調着「大家」這個字，「我下令叫大家都休息。」

「官長同志……怎麼呢……警衛怎麼辦呢？……前哨怎麼辦呢？……」

「都睡，大家都睡……」

「可是誰……官長同志，可是誰擔任……」

「我擔任，」布丹尼說着，捲着左袖，把帶着黑皮帶的手錶，放到眼跟前。

他向那黃昏裏已經發着煙氣的燐光的錶面上的數字和指針望了一眼。

「大家都睡覺，無例外的都睡，全軍都睡，」他愉快的提高着嗓音說：「整整給二百四十分鐘叫休息。」

他不說：四點鐘。四點鐘——這在當時是太少了。他說：二百四十分鐘。在這樣的情況裏，他所給的是最大限度了。

『無論什麼你們都別担心吧，』他補充着說。『我來給戰鬥員們守衛。我親自來。我負責。二百四十分鐘，連一秒鐘也不能多。起身的信號——是我放手槍。』

他照着那從來掛在大腿上的手槍匣，拍了一下，謹慎小心的用馬刺到自己的頓州的栗色的馬『卡畢克』的肚子上踢了一下，馬肚子都汗溼得發黑了。

一個人拱衛着全軍的酣夢。這人就是軍長。這真是軍規的驚人的破壞。可是當時沒有別的出路。一個人——衛護一切人。一切人——擁護一個人。革命的鐵律是如此的。

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好像一個人似的，躺到山谷的繁茂的草地上。

有些人還有力去解鞍和把馬腿縛起來，然後他們才枕着鞍子睡了。

其餘的人，彷彿暴卒似的，倒到未解鞍的馬腿跟前，韁繩不放手，就入到夢鄉去了。

這一道滿躺着睡人的山谷，具着戰場的模樣，在這裏一切都死亡了。

布丹尼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慢慢兒走着。他的傳令兵，十七歲的柯瓦列夫，在他後邊跟着。這位黑臉的小夥子，勉強的騎到馬鞍上；他打着盹，拼力的抬着那重得彷彿

鉛錘似的頭。

他們騎着馬，在露營的周圍走着，一圈一圈的走着，軍長和他的傳令兵——五千多睡人中的兩個清醒的人。

那時布丹尼比現在年輕十五歲。他那時瘦瘦的，高顴骨，很黑，稠而且長的鬍子，長在那大顴骨的，幾乎晒成了橙色的，黑眉的農民的臉上。

他圍着露營走着，有時在升上來的月光裏，辨認着自己的戰鬥員，辨認着他們，用父親俯在睡着了兒子的搖籃上的那種溫柔的微笑笑起來。

褐色鬍子的大漢瓦德曼，好像被閃電擊了的橡樹似的，仰天倒到草地上，馬鞍落到仰着的頭底下，大拳頭中握着手槍，就是在夢中也不能把牠鬆開的。他的胸脯很寬廣，那容量就好似箱子似的。胸脯對着星兒鼓着，合着熟睡的打鼾的節拍，一起一落着，這聲把周圍的荒草都吹動了。另一隻大手，蓋着溫暖的地，——你去試試吧，去把這地從瓦德曼手中奪來吧！

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好像死人似的睡着，額髮蓋到眼上，他腰中掛的不是哥薩克

的飛快的馬刀，而是一把劍，一把很大的古劍，這劍是從一個愛古武器的地主家裏徵發來的。那劍在貴族書齋裏的波斯的壁毯上，閑掛了幾百年了。可是現在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把牠拿來，好好的磨了磨，用牠來作戰，反對白黨呢。在全軍裏沒有一個人的胳膊像白玲基的那麼長，那麼有力。有過這樣的一件事。有一次，白玲基到一個有錢的屯子裏，給自己的馬弄草料去了。他請求叫賣一點草。女主人說：

『沒有。只剩一垛了。』

『我要不多，』白玲基苦求着說，『我只把我的馬喂一喂，只要一小抱。』

『怎麼呢，』女主人說，『一小抱，請你去拿吧。』

『謝謝，女掌櫃的。』

頓州的哥薩克白玲基，走到草垛跟前，就把所有的草都抱起來了。女主人吃了一大驚：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長的胳膊呢。可是沒有辦法。白玲基咳嗽了一聲，就把草垛抱上到露營裏去了。他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曉得。他只突然把草擲了，喪魂失魄的回到露營來。手在抖擻着，牙也對不住齒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你怎麼了，白玲基？』

『啊哈……別問吧。真把我嚇壞了……滾他的去吧！……』

戰鬥員們都發呆了：『如果把最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都嚇壞了，這是什麼玩藝呢？……』

可是他站着，醒悟不過來。

『去他媽的吧！……一個該死的逃兵，把我嚇着了，在陰間叫他燒死吧！』

『什麼東西？誰？』

『我已經說了——逃兵……我把那鬼乾草抱着走着，可是那草裏邊亂動起來……他媽的，原來是一個該死的逃兵呵！』

原來一個逃兵躲在乾草裏。白玲基就把他同草垛一起抱走了。在路上逃兵好像老鼠似的亂動着，跳了出來，就把大膽的戰鬥員白玲基幾乎嚇死了。

真是笑話！

布丹尼又溫柔而勇敢的微笑起來，謹慎小心的從自己的戰鬥員白玲基的頭上，從他

的鏡子似的映着青色的圓月的利劍上跨了過去。

夜在過着。曠野之夜的星的時計，在頭頂上移動着。馬上就得叫醒戰鬥員們了。

「卡畢克」突然停住了，豎起耳朵。布丹尼細聽起來。他把自己的被行軍的燎火將一邊烤熱了的保護色的帽子，好好戴了戴。

有幾個騎兵，從山谷上邊來了。他們的影子，一個跟着一個的把月亮遮住了。布丹尼凝然不動了。騎兵們往露營裏下着。前邊的一個人停住馬，對着那在模糊的，發着紅光的燎火前面換着靴子的戰鬥員欠着身子。

那位騎兵手裏拿着紙煙。他想吸煙的。

「喂，」騎兵說，「什麼村子？給一個火吧！」

「你是誰？」

「你沒看見嗎？」

騎兵把肩膀向戰鬥員一偏。上校的肩章，在月光裏閃了一下。

一切都明白了。軍官的騎探隊，在黑暗中來到紅軍的宿營裏，把這當成自己的軍隊

了。這就是白軍很近了。別耽誤時間吧。布丹尼當心的從黑暗裏出來，舉起手槍。在黎明前的靜寂裏，開了一槍。上校倒了。戰士們都跳起來了。軍官的騎探隊都被擒了。

『上馬！』布丹尼喊道，

過一分鐘，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已經都在馬上了。再過一分鐘，遠遠的在曠野的多露的初出的陽光裏，走近的白黨騎兵的灰塵騰起了。

布丹尼下令叫展開來。第四騎砲兵營的三個砲兵連，開始咆哮起來了。戰鬥開始了。

不久以前，布丹尼想起了這一段插話，沉思的微笑着說：

『是的。五千五百名戰鬥員，彷彿一個人似的，縱橫錯雜的在地下睡着。打鼾，這樣的打鼾呵！鼾聲把荒草都吹得擺動起來了！』

他密縫着眼，向牆上掛的地圖望了一下，懷着特別滿意的心情重複着說：

『荒草都擺動起來了！』

我們在軍委會裏的布丹尼的辦公室裏坐着。莫斯科的生動的雪花在窗外落着。

我想像着一幅絕妙的圖畫，曠野。夜。月。睡了的露營。布丹尼騎在馬上。在他彼邊緊跟着的是難克服的夢魘，有額髮的，面黑的小孩子，他耳邊夾着一小束枯萎的罌粟花，滿罩着灰塵的熱肩上，落着一個睡了的蝴蝶。

## 小花兒——七瓣小花兒

V · 卡達耶夫

有一個小姑娘珍妮。有一次，她媽媽打發她到舖子買麵包圈去。珍妮買了七個麵包圈：給爸爸買了兩個帶茴香的麵包圈，給媽媽買了兩個帶罌粟子的麵包圈，給自己買了兩個帶糖的麵包圈和給弟弟巴里克買了一個粉紅色的小麵包圈。珍妮提着一串麵包圈，就回家去了。走着——向旁邊張望着，讀着招牌，數着烏鴉。可是就在那時候，一隻生狗緊貼在後邊，把所有的麵包圈，都一個跟着一個的吃完了：才上來吃了爸爸的帶茴香的麵包圈，其次吃了媽媽的帶罌粟子的麵包圈，後來吃了珍妮的帶糖的麵包圈。珍妮覺得麵包圈非常的輕起來了。轉回頭來——可是已經晚了。空麻線在擺着，狗把最後的一個粉紅的——巴里克的——麵包圈也吃光了，舐着嘴唇。

『呵哈，害狗！』珍妮叫起來，就在牠後邊追起來了。

跑着，跑着，沒有追上狗。自己却迷了路了。看見——完全是一個生地方，沒有大屋